

那年，我仿佛一下子进入成年

闫红

波年此时专栏

我小学四年级那年，学校里忽有一桩盛事，要在全校范围内选拔一批学生，经训练后参加全市“六一”中小小学生体操比赛。于是大队辅导员带着体育老师走进中高年级班级，挑选能担此大任者。

我一直低着头，和班主任心照不宣，我知道她为什么反对，也知道她为什么迟疑。

班主任一直不太喜欢我。原因有两个，一是我总不能完成作业。对于学生来说，不能完成作业是重罪，我为此多次被她勒令“请家长”，还被撵回家反省过。

除此之外，班主任比其他老师更加不喜欢我的是，她受不了我的失调。

她是那种很协调的人，头发永远梳得齐整，在脑后挽一个髻，身材匀称，衣服得体。她讲究规则，有点轻度洁癖，看不得学生桌子上堆满东西。她强调过许多回，我就是记不住，就像我没法不让作业本掉皮、卷曲，我总能把和自己有关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。

我不是笨，就是失调，跟不上这世界的节奏。那些来自外界的声音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传来，我听见了，但并不觉得真的与自己有关。要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吧，我自己的世界也同样是清晰的，我像是活在半梦半醒之间，也能上学放学吃饭睡觉，但心智是迷迷糊糊、恍恍惚惚的，一不小心就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某种冲撞。

我这么一个人，当然不适合进体

操队。辅导员看好我，应该是因为我的个子在同龄人里算高的，又有一双看起来脑子不坏的大眼睛。她旁边那位体育老师没有教过我，不知内里。班主任不好再说什么，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
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殊荣，之前拖欠的作业堵住了我所有的上升通道。二年级时——那时的班主任是另外一位慈祥一些的老师，看到我们小组实在没什么人才，“瘸子里挑将军”挑中了我做小组长，收作业的那种。第二个月，我就因为自己不交作业被罢免。这次能被挑选到体操队，我又高兴又心虚，想尽量朝好里去做，但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。

第一次训练时，我就现了原形。那天放学后，我们被集结到操场上，暮春时节，却很有点沙场秋点兵的气势。辅导员简单训话后训练开始，体育老师在前面示范，我的眼睛想紧跟每个步骤，身体却不知何去何从，只能手脚虚晃一晃，试图用这种模糊和含混降低存在感，像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。

体育老师火眼金睛，把我抓抓出来，走到我身边，把动作拆解给我看。我睁大眼睛看着，点着头，执行起来却总是“左灯右行”。我的身体和大脑之间似乎需要手动转译，每个动作都必须先在脑海里慢速换算，标注左右、预演路径。但是此刻我显然没有这个余地，我荒唐走板地跟从，让训练场上充满快乐的空气。

之后每次训练，我都会成为体育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，她一次次站在我身边，纠正我那些奇怪的姿势。我又紧张又挫败，但从没想过放弃，倒不是



春梦（中国画）余仁杰



我有太多坚韧，而是在小学生心里，只有被开除，没有“放弃”这个选项。

有一天上课时，班主任又因为什么事批评我，一个很受宠的女同学大声说：“她在体操队也是啥都不会，她那

个样子……”她站起来，手脚并用地扭了几下，说：“笑死人了。”班主任笑了起来，似乎她早就预料到今天。她对我说：“你今天不要去。”目光扫视下教室，让另外一个学生去。

那天傍晚，我背着书包经过训练场，远远看着那些跟着广播挥舞手脚的人，像是看屏幕上的景象，感觉跟我彻底没了关系，心里有一点钝痛。

但第二天我就被召回了。一是那个同学家长不同意，二是我虽然做得不好，但毕竟训练了一段时间了，体育老师也不愿意冷不丁换个新人。

我被重新起用，却没有李白那种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畅快，倒有某种淡淡的羞耻。我像一个被证明没用后又因程序漏洞被重新加载的模块，我的存在本身，成了一个需要被额外解释和容忍的错误。我感觉体操队的同学都知道其中曲折，我是人群里的异类。

五月中旬，我们转到小城唯一的广场上继续训练，周末一训就是一整天。按说那时天气还没有现在这么热，但我印象里总是被大太阳炙烤着，尽管喝很多水，鼻子里还是有着烟熏的气味，能抠出大块血痂。腿上指甲轻轻一划就是一道白印子，站在我前面的女生在腿上划出网格，模仿当时流行的网格丝袜。

我们倒也没觉得很苦，有时候苦不来自苦本身，而是来自“不应该”。孩子心里没有“不应该”这道线，也就懵懵懂懂地接受。

5月30日是个周六，放学前老师说，周一也就是6月1日先到学校集合，然后一起去广场——如果不下雨的话。要是下雨，比赛就要延期，大家直接背着书包去学校上课。

周一会不会下雨忽然变得很关键，不只是能不能比赛，还关系到我星期天要不要写作业。若是比赛如期举行，老师就不可能在周一检查作业，我就不需要写了。下雨则是另外一种情况。

我决定赌一把，快乐又不安地玩了一整天。星期天晚上，我无法入睡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老天不下雨。当时有部动画片叫《聪明的一休》，一休出家前，他母亲送了他一个可以祈求晴天的晴天娃娃。但我没有晴天娃娃。

“六一”那天早晨当然就下了雨。我躺在床上，听闻“噩耗”，虽然在意料之内，还是感到双重暴击。我磨磨蹭蹭地去了学校，想着这个日子毕竟特殊一点了，老师也许不会特别严格地查作业。我当然又错了，那天老师的杀伐格外利落，要求“忘带了”作业的同学回家取，取不到作业的我，被勒令在走廊上站了一上午。

比赛改到7月，这次我有了经验，我像个过来人那样很世故又很丧地说：“说不定那天还会下雨。”果然被我言中。不过当时已经放暑假，人心已经散了，那个比赛，也作为蓄势待发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，既然天公不作美，那就不算了。

我不觉得特别遗憾，只是微微有点沧桑感，这一路的紧绷、期待以及虚荣心的满足和付出的辛劳，还有由此蒙受的耻辱和伤害，忽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结束了。

我感觉到意义被抽取，感觉到某种难以言说的荒诞。加缪说，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。那个夏天，我提前听见了这种沉默，我发出的所有嘈杂呼唤，最终都只灌进我自己耳中。我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成年，世界用一种轻得像没有发生过的方式，告诉了我什么是重。

比赛，在腾冲已经小有名气。但他不满足，期盼能去上海跑马拉松，一展身手。他知道“上马”的门槛很高，但他相信只要坚持训练，总有一天他会出现在“上马”的队伍中。为了这一天，他每天再忙再累也要跑上二三十公里。2年时间里，他的体重增加了25公斤，不仅参加救援时更轻快更敏捷，成了在深山老林、悬崖峭壁救援被困者的高手，还经常去当地企业、学校组织的团建活动中的野营拉练，成了人们了解天气变化、熟悉地貌特征、辨识动植物的老师和向导。

参加救援、跑马拉松，这就是一名打工者的业余生活？我的心里又冒出了许多小泡泡。一天晚上10时许，我们在芒市傣族古镇门前准备打车返回宾馆时，突然，一双亮眼的橙色运动鞋跳进了我的眼帘，我一抬头，一个身影擦肩而过。是他！我刚想张口，旋即打住。他正迈着步伐消失在夜色中，我心中那些小泡泡顷刻间被他踩得粉碎。

通达而快乐的金雕，向我展现了他的的人生观、幸福观。

岁月书

这几年，偶尔还能看到手摇爆米花炉的身影。一看到手摇爆米花的小摊，我总是很惊喜。花10元钱买上一袋热乎乎爆米花，我急不可待地打开袋子，米花的外皮白白脆脆，里面是酥软的，吃一口，一股米香沁心脾，童年的味道瞬间泛了上来。

20世纪60年代，爆米花是我们孩子心目中的经典年货。我们这代人的童年记忆里不仅有爆米花，还有爆米花、爆蚕豆、爆玉米等，默认不放糖精，吃原味的；也可以加1分钱放糖精，那就更香甜可口了。我特别喜欢用开水泡爆米花吃，它比米粥更香。最高档、最好吃的是爆米花，因为那种长条形的、白白的水磨年糕不是家家都有的（我们老家蒸的是红印糕）。把水磨年糕切成一片薄片，晒干后加点糖精再爆，那股甜香在小孩子的口中简直无与伦比。爆蚕豆不能直接用蚕豆拿来就爆，要先把蚕豆浸泡在水里一段时间，再晾干，如此爆出的豆子才酥脆。爆玉米花超级香，但金灿灿的玉米衣有点粘牙、粘舌头。现在我们影院里卖的爆玉米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玉米品种，基本没有黄衣，所以不粘牙，我们叫它“哈力克”。

正月里，有时候大人们忙，就把装着米、蚕豆或者玉米的布袋子往队伍里一放，让小孩子们守着它排队。我最喜欢观察爆米花师傅，他一只手摇葫芦似的黑铁爆锅，另一只手拉风箱，摇的是圆筒形，拉的是前后直线形，完全不同的运动方向，左右手居然很协调。红红的炉火映着师傅红红的脸，大家都喜气洋洋的。每当一炉快要好了，师傅就会提示要“炸”了，孩子们早早就捂紧耳朵，又紧张又兴奋。师傅看下一压力表读数，然后起身，将炉旋转一定角度，一只脚踏着炉身，一只手拿板头使劲一扳，“嘭”一声巨响，黑铁葫芦里的美味便冲入了长长的厚布袋。总会有零星的花撒出来，落在炉子周围，孩子们就围上去捡着吃。师傅把爆好的米花倒在一个大竹匾里，稍微晾一下，再装进各家的布袋里。人们会把爆米花分给后面排队的人品尝，甭管认识不认识的，大家都吃得乐开了花。

这就是我童年时过年时节常见的喜悦场景，颇有过年的仪式感，烟火气十足。

手摇炉摇出童年「年货」

张薇

旅途中的他

许朋乐

去年岁末，我去云南腾冲旅游时认识了一位驾驶员。见到这位驾驶员时，给人精神、健康、利索的感觉。

小伙子姓“李”，我们称呼他“小李”。可他却说：“不，最好叫我金雕。”他侧头朝我笑了笑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雕就是那种比鹰还凶猛的飞禽，金雕是我的别名。”他又告诉我，他是蓝天救援队队员，队里每个人都带有一个专用名字，像金雕啊，天龙啊，蓝豹啊，大熊啊。“这些都是在深山老林里称王称霸的猛兽，是力量的象征，遇到紧急情况时叫起来又特别方便，响亮而快速。如果参加救援行动，在危急中叫小李、小王，既缺乏力度，又容易叫错，因为救援队里姓李姓王的人太多了。”

我第一次听说蓝天救援队，想探

个虚实。金雕又告诉我，蓝天救援队是一个民间组织，成员遍布全国，是老百姓自发组织的，所有资金都来自自筹。参加蓝天救援队虽是义务爱心活动，但不是谁想去都能去的，要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和体能测试，一旦录用，所有的装备还得花个上万元自费购买。金雕继续介绍：“这点钱，能出得起的人不少，但很多人受不了救援队的内部管理和组织纪律。要求很严、规矩很多、训练又苦，不仅参加救援不取分文报酬，而且缺席一定次数，或者考核未达标，优胜劣汰，就得卷铺盖走人……”

我心里直嘀咕：自带装备，出生入死，不计报酬，收入微薄的打工者

竟然愿意承担这样一份责任和使命？我似信非信，于是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不停地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。他有问必答，从容自如，还给我介绍了他参加的几次救援行动。他还挪揄道：“每次我和客人讲起救援队的事，他们和你一样，总有些将信将疑。”

金雕很真诚。从他口中，我知道他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里，那里交通闭塞，土地瘠薄，他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。很小，他就跟着别人外出打工。他学过烹饪，做过买卖，当过厨师；他到过重庆，去过东北，辗转好多城市，在外打拼十多年。

打工虽然钱挣得不多，但金雕觉得自己也算见过世面，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，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，也得到过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。“人嘛，出身没法挑，但走的路可以自己选。说实话，我加入救援队，不图什么，就觉得有那么一点光彩，别人看我的目光都不一样。这种信任也给了我许多挣钱的机会。”这番话彻底打消了我的疑问。这小子确实不一般。

一连几天，金雕陪着我们在腾冲、瑞丽和芒市转了一大圈。一上车，我的好奇心不泯，他的话匣子不关。那天，我们聊到了即将举行的瑞丽马拉松比赛，他来了兴趣，告诉我他是马拉松运动爱好者，这些年参加过云南省举办的几乎所有马拉松

比赛，在腾冲已经小有名气。但他不满足，期盼能去上海跑马拉松，一展身手。他知道“上马”的门槛很高，但他相信只要坚持训练，总有一天他会出现在“上马”的队伍中。为了这一天，他每天再忙再累也要跑上二三十公里。2年时间里，他的体重增加了25公斤，不仅参加救援时更轻快更敏捷，成了在深山老林、悬崖峭壁救援被困者的高手，还经常去当地企业、学校组织的团建活动中的野营拉练，成了人们了解天气变化、熟悉地貌特征、辨识动植物的老师和向导。

参加救援、跑马拉松，这就是一名打工者的业余生活？我的心里又冒出了许多小泡泡。一天晚上10时许，我们在芒市傣族古镇门前准备打车返回宾馆时，突然，一双亮眼的橙色运动鞋跳进了我的眼帘，我一抬头，一个身影擦肩而过。是他！我刚想张口，旋即打住。他正迈着步伐消失在夜色中，我心中那些小泡泡顷刻间被他踩得粉碎。

通达而快乐的金雕，向我展现了他的的人生观、幸福观。



龙马精神（中国画）沈嘉荣

新年穿新衣，“海派定制”忙

（上接第1版）

然而，当“慢工出细活”的精益求精遇上当代人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，效率与品质该如何兼顾？答案是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2018年底，培罗蒙前滩高定定制中心正式揭幕，在1676平方米的空间内，配备了三维智能测体系统、3D全息人体扫描测量系统、法国力克CAD智能排版系统，以及快速成衣和电脑换装系统等一系列智能设备。仅需数秒，顾客就可全身扫描，生成立体量身数据，之后只需在屏幕前点选面料、颜色与款式，就能预览成衣效果。

在生产端，培罗蒙还投资了1000万元更新设备，引入德国平缝机、拖轮针送布同步机、自动勾省机、意大利珠边机、日本单针六线电脑绣花机等国际顶尖装备，成为上海工匠们的得力助手。

“高级定制并不完全等同于手工制作，技术的更新，能帮助高级定制提升品质与稳定性。”吴文青表示。以面料预缩环节为例，面料本身带有纹理走向，人工喷水熨烫很难保证每条纹理均匀预缩，而机器预缩却能做到精准均匀。“面料预处理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后期裁剪与西服上身是否平整。”

在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下，工匠们的好手艺更能用在“刀刃”上。比如西服上的米兰扣，作为高端定制西服的象征性细节，它不仅起到固定扣眼、装饰扣口的作用，更能让驳头线条更

让高级定制成为高档次服务

张贵明与吴文青两人都是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培罗蒙，亲身见证了行业的起伏变迁。西服定制曾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发展顶峰，此后成衣市场日趋成熟，国内外品牌百花齐放，西服定制也从满足消费者的穿衣刚需，逐步转向为满足消费者的“独一无二”需求。

一份转型，在培罗蒙华山路店的日常经营中可见一斑。年轻消费者往往带着鲜明的个性化需求前来下单：有人希望融入新中式元素，有人追求细节的精致感，还有人带着影视剧中的截图，希望复刻同款。在张贵明看来，精准满足这些多元诉求，正是高级定制区别于成衣、不可替代的可贵之处。

打响“上海定制”服务品牌没有完成时，只有进行时。近年来，培罗蒙一方面开拓与多美、杰尼亚、马佐尼等国际一流面料商的合作，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、更高品质的定制选择；另一方面联动复旦视觉艺术学院、上

海工程技术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，从服装设计、数字化系统等多维度进行创新研发。

不过，万变不离其宗。从款式来看，西服的经典版型变化并不大，在成衣市场供应充足的当下，高级定制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在哪里？吴文青认为，未来在工艺精湛之外，高级定制更重要的在于为消费者提供高档次的服务。上海工匠们更加注重服务细节的打磨与提升，比如为老顾客永久存档尺寸数据，省去反复量体的麻烦；为所有定制西服提供终身售后，解决顾客的后顾之忧，以期让客人真正感受到宾至如归。

近年来，随着中国免签“朋友圈”持续扩容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，上海街头的国际友人日渐增多。培罗蒙华山路店周边，汇聚了多家高星级涉外酒店，不远处便是高档写字楼林立的静安“五星”商圈，常有外国客人进店咨询、选购……对此，张贵明、吴文青两位大师心中有着一个清晰的心愿：希望能在上海核心商圈、热门文旅景点，规划打造专门的“上海定制”集聚区，集聚更多志同道合的行业伙伴，串联起研发设计、展示交易、品牌孵化、智能制造等上下游全产业链，推动“上海定制”服务品牌深度融合人文商旅体验联动发展格局，真正成为上海这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，助力消费升级、彰显城市品位的一张鲜活名片。

（上接第1版）《2025Z世代情绪消费报告》显示，上海56.3%的年轻人选择“为情绪价值/兴趣买单”，较2024年增长16.2个百分点，情绪消费已从“行业风向”转变为驱动市场增长的强劲动力。

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给年轻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，春节假期便成了难得的“情绪缓冲期”。松弛而热闹脱口秀，能让年轻人在笑声中释放压力、卸下疲惫，找到情感共鸣。春节期间上演的沪语脱口秀《310集合》，就将话题对准年底考核、年终奖、相亲局、亲戚拷问等年轻人最关心的痛点。压力不吐不快，此时最地道的解药，不是一杯热茶，而是一句带劲的“阿拉上海人”式吐槽。

传统春节以家庭团聚、走亲访友为主，但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缩小、社交半径收缩，“走亲戚”的仪式感逐渐减弱。

年轻人的新年俗，看一场沪语脱口秀

（上接第1版）《2025Z世代情绪消费报告》显示，上海56.3%的年轻人选择“为情绪价值/兴趣买单”，较2024年增长16.2个百分点，情绪消费已从“行业风向”转变为驱动市场增长的强劲动力。

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给年轻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，春节假期便成了难得的“情绪缓冲期”。松弛而热闹脱口秀，能让年轻人在笑声中释放压力、卸下疲惫，找到情感共鸣。春节期间上演的沪语脱口秀《310集合》，就将话题对准年底考核、年终奖、相亲局、亲戚拷问等年轻人最关心的痛点。压力不吐不快，此时最地道的解药，不是一杯热茶，而是一句带劲的“阿拉上海人”式吐槽。

传统春节以家庭团聚、走亲访友为主，但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缩小、社交半径收缩，“走亲戚”的仪式感逐渐减弱。

而脱口秀、Livehouse、沉浸式演出等，提供了高参与度、强社交感的新场景，自然成为年轻人的节日新选择。

爱听脱口秀的宇新，这个春节特意带父母一起走进剧场，听了一场沪语脱口秀。宇新说：“我觉场脱口秀是让长辈理解我们的一种好方式，它用幽默‘吐槽’的方式，展现了年轻人在职场、婚恋、生活中的普遍困境。也许让父母多听听脱口秀，就能少一点‘催婚’，多一点理解。”

万马奔腾，又快又远

（上接第1版）这一点，上海参悟得早，布局也早——从模型算法创新到“AI三问”，从GPU“四小龙”到智能机器人，从先导产业基金提供“耐心资本”，到鼓励创新企业在真实场景下充分发展、积极试错……上海正在不断调整优化场景、产业、制度、生态，以适应创新需要。

比起单点突破，上海选择的这条路线无疑更难，但厚积形成的发展爆发力和可持续性更强。这也是为什么上海能创下“一个月5家AI企业上市”的纪录、能在竞争空前激烈的人工智能赛道占据相对领先的位置。

同样的道理，对上海来说，发展任何一个创新产业，乃至培育任何一项城市功能，都需要构建起系统全面、相互支撑联动的格局，才能更好地激发“万马奔腾”的活力，才能跑得快、行得远。

电力公司来了“25后”新同事

操作升降机收回即可。

上海市北电力公司带电作业四班副班长袁超告诉记者，带电作业是个危险活，尤其是春节期间，电力保供是沉甸甸的责任。有了“大黄”，带电作业机器人能第一时间修复，还能保障人员安全。

近十年来，上海用电量极速攀升，去年上海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2000

亿千瓦时大关，变电站数量也增幅明显。“我们一个组18个人要负责8个变电站，没有机器人帮忙，巡检工作量简直难以想象。”今年春节“小蓝”不休假，也不要“加班费”，每天早上8点准时出发巡检，它的排班表甚至已经排到今年6月。未来，“小蓝”这样的巡检机器人，将会走进更多变电站上岗。在袁超看来，“与机器人共事，是新一代电力工人的必备